

普罗布的秘密

王征桦

天刚蒙蒙亮,早读课还没有开始,吴老师就站在西藏班的教室门前,这已是他多年的习惯了。

教数学的鲍老师急匆匆地跑来说,吴老师,还记得和我结对子的那个藏族孩子吗?他叫普罗布。无论我怎么跟他交流,他就是一句话也不说;中秋节我给他卖了牛奶、衣服,他坚决不要,都给我退回来了。我有点担心,就来找你了。

吴老师担任西藏班的班主任已有二十多年了。他知道,来自西藏的学生因为风俗习惯、语言饮食的差异,到学校后,会有一段时间的不适应,但遇到这样的事,还是头一次。

那天在南京站,吴老师注意到了个子很高的普罗布。他站在新生们的后面,显得郁郁寡欢。坐了四十八个小时的火车,经历了漫长枯燥的旅程,一走进南京这座大城市,看见宽敞的街道和高楼大厦,孩子们都兴奋不已,而普罗布却是孑然一人,默默地低着头,毫无表情地走在队伍的最后面。

吴老师找到了普罗布对吴老师的问话,他仅仅是点点头、摇摇头或者在喉咙的深处哼上一声。吴老师意识到,因势力导,谈话先从一些孩子熟悉的话题开始:如路途的经历、西藏的天气、来学校的感受。交谈中,普罗布一个字、一个字地往外蹦,好像不会流畅地表达。

慢慢地,吴老师和普罗布单独在一起的次数多了起来,他们聊起了仓央嘉措的诗、西藏的风土人情、孩子家乡日喀则的名胜古迹、学校西藏班学长们的成长经历。每到周末,他都要约普罗布出去,去郊游,去野餐,去长

江边高声地吟诵诗歌。

一个傍晚,吴老师正在值班,看到普罗布一个人在校园内的小山上坐着,将手中的小石子一颗颗扔出去。吴老师悄悄地走到他的身后,轻轻地咳了一声。普罗布回头一看,眼中闪现了一道惊喜的光。吴老师知道火候到了,和他一起坐了一会,这才问起鲍老师说的那个问题,孩子终于敞开心扉:小时候,因为家里贫穷,父母不让他接受别人的东西,也不允许他和陌生人交往,从此,普罗布的性格在那种贫穷和自闭的环境下变得内向。

问题的症结找到了,吴老师要对症下药了。挑选周末的傍晚,他组织藏族的孩子们在操场上教汉族同学跳锅庄舞。孩子们手拉着手围成一圈,可普罗布羞涩地不肯上场。吴老师朝同学们叭叭嘴,几个同学一拥而上,把普罗布拉进圈子。说真的,普罗布跳得真好,他的个子高,动作幅度大,伸展的双臂有如雄鹰盘旋飞翔,漂亮极了。吴老师问:同学们,今晚谁跳得最好?操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声音:普罗布!

普罗布的脸红了,但他的脚步却比以前坚定了许多。这场锅庄舞跳下来,他的自信也跟着回来了。

一个学期过去,又一个学期过去了,普罗布终于变成了一个开朗、阳光的孩子。三年后,他考取北京的211高校。又过了一年,吴老师收到普罗布从北京发过来的视频,视频里,普罗布在大学校庆晚会上充满激情地朗诵。朗诵的诗歌是人所共知的:一首是仓央嘉措的《那一世》,一首是李白的《静夜思》。

来(小时候在家乡)不吃芫荽,以为有臭味”。近读王世襄先生的《锦灰堆》,他谈到去朋友家做菜的心得时,称“主料、配料、黄酒……都得自己带去”,末一句忽然提到香菜,说:“香菜也须在农贸市场选购,细而长的不如短而苗的好。做一盘炒鳝糊,如果胡椒粉、香菜不合格,未免太煞风景了。”

依我的经验,还要加一句:“茎染有微红者,最香!”芫荽的妙用,有点儿像小葱。对有的人来说,有没有真的无所谓;对喜爱它的人来说,缺那么一点儿就不能画龙点睛。撒了芫荽,就仿佛单调的日子有了小情小趣。《斯卡布罗集市》里唱:“你要去斯卡布罗集市吗/芫荽,鼠尾草,迷迭香和百里香/代我向那里的一位姑娘问好/她曾经是我的爱人/叫她替我做件麻布衣衫/绿林深处山冈旁……”莎拉·布莱曼的天籁之声,仿佛是从一个阔别已久的地方传来,童年、理想、远方、思念,如积雪在阳光的屋檐下一滴滴落下。我有一块地,四时风景各异。最喜欢这首歌,百听不厌。

我对芫荽的想念,有时候真的是刹那间就风起云涌。《本草纲目》说芫荽“辛温香窜,内通心脾,外达四肢”——香窜,这个“窜”字分明就如一种思念,像蛇一样四处游走,从头顶到脚心,从甜蜜到忧伤。

《天龙八部》里段誉被鸠摩智捉着,虽说蒙了眼睛,但从饮食中没了辣椒,路人语音渐软,就晓得来到了江南。而现在,一张桌子上就能集齐东西南北菜。是好是坏很难说,但本地的古早味,确实已经逐渐被挤下桌去了,保留着的,也徒具其形。

芫荽青青,作为一道极简、易舍的佐料,缄默,腥辣,质朴,平凡,这是一种舌尖上的味道,为许多人遮住了一路的腥风苦雨。阳光下的芫荽仍然葳蕤,风轻轻掠过,就像掠过逝去的年华。

人活得自在,就是妖娆。



牧归 胡茂芹 摄

高原反应

金良元

从“茶马古道”回来,已是下午四点多,乏味的旅途,加上强烈的紫外线,让人感觉精疲力尽,头也开始隐隐地疼起来,衣服上马匹的那股臭哄哄的味道更是让人恶心。脱衣、洗澡,上床躺着,昏昏糊地睡去,一直到晚上六点,身边的老头儿也说他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。忽然想起“云贵高原”一词,是高原反应么?

查了百度,才海拔2400多米,不至于吧?刚躺床上,老头儿说他的脉搏跳得很快,按压数大概120次每分钟。十几年前,他在藏区曾有过高原反应,差点送掉性命。忽然就有一种无名的惧怕,想着老头儿七十多岁了,千万不能出什么事。这次云南之旅,邀请方考虑他的年龄,特意提出让他找一个能照顾他旅途的人,我的任务就是照顾他,不想还是出毛病了。脑子越是慌乱,老头儿的心跳越是加速。我去找服务员问哪里有氧气宝,店员说店里就有。说着便在仓库找了两瓶氧气宝递给我,并安慰我们说不要害怕,只要好好的躺着休息就不会有事。

吸了一瓶氧气宝,老头儿说他感觉好点了,说着就起床、刷牙、沐浴。一套操作下来,脉搏突然又跳得更加猛烈了。我不敢再怠慢,决定带着他去丽江医院。挂急诊,测血压,脉搏,心率,做心电图,缴完费,再按医嘱吸氧两小时。

吸氧室内,左右靠墙七八张椅子上都坐满了吸氧的人,氧气瓶丝丝响着。对面墙角一对年轻情侣,女的依偎在男的肩上吸着氧气,脸色发白,不停地哼唧;右手进门墙边一对白发老夫妇,男老吸着氧,女老则安静地坐在旁边的凳子上,轻轻地握着丈夫的手。白发老者看起来并不是很严重,一边吸着氧,一边问我们哪里来,我们说安徽来的,早上刚从西双版纳飞过来。男老说他们是从上海自驾来的,在玉龙雪山爬到海拔3000米处,感觉胸闷,赶紧回到丽江。老者说:“一趟好好的旅行,没想到就高反了。都77岁人了,也是最后一次来了。”这期间,女老一直握着丈夫的手,她在用她的安静抚慰着丈夫,也是用她的爱,给她的丈夫以动力。这么大年龄,还与老伴一同自驾旅游,已经够烂漫的了,虽遇到高反,也是值了。这期间,对面的姑娘一直在作呕,叹息,似乎反应很大,一边哭着责怪她的男友。男友则不停安抚着她,不断用纸巾擦拭着女友的嘴角,拍着她后背,又脱下身上的羽绒服盖在女友身上,极尽温柔。

好不容易折腾到夜里12点,回宾馆的路上,开始制定明天的计划:或者直飞南京,归去,或者高铁,取道昆明再回合肥。想着这几天的旅游,失望总是太多。云南,我们总算来过。

第二天睁开眼来,一缕阳光照进屋内,窗外,碧蓝的天空中几朵白云,心情陡然好起来。想着昨夜的计划,忽然就觉得如果现在就直飞合肥或是南京,这一趟云南之旅,也太失落了吧。心情是个怪东西,心情一好,感觉这几日的云南之行还是值得的,版纳的热带雨林,白沙古城的琳琅满目,还有昨天茶马古道上的马粪气味,都是我们平日呆在安庆看不到,也闻不着的云南风光。于是,决定按原定计划,乘最近的一班动车前往大理巍山古城。老头儿说得对,很多事情,不去亲身经历一番又怎么知道呢?

妖娆

徐斌

退休之后,时间充裕,拔草浇水,侍弄菜地。平淡的生活,因种植与收获变得活色生香起来,这是我所努力营造的诗情画意。我一直认为,最美好的人生,莫过于眼里有人间烟火的柴米油盐,心中拥有自然的诗意和远方的风景。

在过去,读书人有个好听的名字——采芹人,出自《诗经·鲁颂·泂水》:“思乐泂水,薄采其芹。”因为泂水之边有泂宫,是鲁国的学宫。不知从哪一年开始,据说读书人若是中了秀才,到孔庙祭拜时,得在大成门边的泂池采些芹菜插在帽子上,这才算是个真正的士子与读书人。后来有几位书生不断拿芹菜来谦虚自比,比如李白“徒有献芹心,终流泣玉啼”,杜甫“献芹则小小,荐藻明区区”。

有了书生,必有美人。

香菜不折不扣算得上美人,并且还是气质美人,以味道取胜,就像上了年纪的欧洲女人,如梅丽尔·斯特里普。香菜最初称为胡荽,据说是张骞出使西域始得种归。香菜是中文学名,别名叫芫荽。可我总觉得别名远比学名好听,透着古意。

老饕汪曾祺称“原

